

WHAT CAN DEAD METAPHORS GIVE BIRTH TO:
A STORY STARTS WHEN METAPHORICITY HAS GONE

向死而生的隐喻： 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

莫嘉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WHAT CAN DEAD METAPHORS GIVE BIRTH TO:
A STORY STARTS WHEN METAPHORICITY HAS GONE

向死而生的隐喻： 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

莫嘉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专著研究位于认知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交叉地带，以理论建构为导向、以语料分析为基础，重新定义了死隐喻并建构了死隐喻理论体系。基于大量语料分析，作者探讨了死隐喻的实质、特征、分类、隐喻性消逝的动因及死隐喻复活等现象，构拟了“概念沉积说”及“多义词语义扩展说”两个理论假设。

本专著的贡献在于其昭示了极为重要却被长期忽视的事实：隐喻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具有鲜活的隐喻性，而更在于它们死后转化为惯常概念和日常语言，丰富、扩展了人类赖以思维的概念体系和人类赖以言说的语言系统。隐喻死亡之日是概念出生之时，隐喻消逝的地方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新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隐喻的死亡无疑是一次向死而生、死后方生的生命超越之旅。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莫嘉琳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36865-6

I. ①向… II. ①莫… III. ①隐喻—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8561号

责任编辑：刘琦榕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12.5 字 数：176千字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68.00元

产品编号：056089-01

代序

生死相依

承莫嘉琳博士之托，代为近著《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写几句话。该著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文采飞扬，探索着生死两难的隐喻生前死后事，透露出作者睿智的理性与思辨的深度。而我确因涉猎不深，无法中肯评价其应有的学术价值，不敢妄言。写下几点读书体会，且作代序。

一、隐喻：诗意图神性的狂欢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的是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语言在人的肉身与宇宙万物之间建立了基本的关联，反映人类认知方式的语言系统就是这样一个隐喻系统。这便是今天认知语言学体验哲学观的基本认识：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语言中的“山头、河口、瓶颈、风眼、桌腿、处女地”隐喻性地陈述着两种基本存在及其普遍联系：人和自然。它把人的属性与特征投射到自然之上，宣泄着隐喻思维带来的审美快感和发现真理的愉悦。由此，我们也看到，隐喻既是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更是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隐喻思维使人类思维可以超越存在、成为一种认知无意识。就像 Job (5: 25-26) 所说的那样，后代是父母的种子，人生的阶段就像谷物的生长周期（转引自 George Lakoff & Mark Turner 1989: 13）：

Thou shalt know also that thy seed shall be great,
and thine offspring as the grass of the earth.
Thou shalt come to thy grave in a full age,

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

like as a shock of corn cometh in his season.

在这样的隐喻系统中，哲学家确认了人与自然的同一、同形、同构或对等，追求着世界的本源、天地人神同形同构的统一体，诗意与神性的狂欢。

二、隐喻性的衰亡：叙说着同形同构统一体的分离

今天，当我们说“桌腿”“处女地”“处女航”“处女作”时，也许难以再激活美丽少女的清纯形象，说“成熟”时，难以看到植物茁壮成长、开花结果的美丽景色。这里隐喻消亡了，人与自然体认的同一性被无情地分割了，隐喻的张力所带来的兴奋与渴望被代之而起的理性、智慧的光芒所遮蔽。“泾渭分明”曾诗性地将“泾清渭浊”这样的大地物理现象与人的道德境界同构为一体。然而在时间的流逝中，泾渭二水清浊异流逐渐将自然母体与人的精神剥离开来，指称优劣、是非分明这样一个概念。隐喻性在这种剥离中逐渐衰亡。衰亡中透露着隐喻激情的衰微，概念的积淀，理据性与逻辑的生长。

三、死的难舍，生的渴望

隐喻死在理性思维中，死在概念化中，死在词典里，生在语言使用中、思维方式中。理性虽然强大，但压制不了生命的欲望。理性与想象不可能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存”。理性思维中充盈着想象的魅力。给予一点阳光，它（隐喻）就会灿烂起来，正如 Emerson 描绘地那样：

Though thou loved her as thyself

As a self of purer clay

Though her parting dims the day,

Stealing grace from all alive.

(Ralph Waldo Emerson, *Give All to Love*)

Parting 离开（或 departure）本已成为一种稳定的概念意义，但是在爱默生的诗行中，parting 更多地指向了一种心灵（爱）或生命的分离，这种分离犹如夕阳慢慢地黯淡下来，芳华被偷走了一样。“分离”重获隐喻性，新启生命的历程。Eliot 更是信手拈来：

At the violet hour, when the eyes and back
Turn upward from the desk, when the human engine waits
Like a taxi throbbing waiting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Waste Land*)

Human engine 讲述着人就像机器一样，各器官各司其职，也需要保养与维修。

在词的意义层面，也许隐喻会死去，但在它赖以生存的土壤里却顽强地活着。在思维的层面，在语言使用的层面，隐喻永远充满青春活力。

四、多义性，隐喻“死亡”后参与的另一种生命形式

“一切语言均由消亡了的隐喻构成，而后的尸骸为其提供了生发的土壤”（Empson 1996: 25）一方面言说了隐喻的死亡，但也暗含着隐喻的“死是不彻底的，不是完全的消失，而是化身，是变形，是参与另一种生命形态”（耿占春 1992: 14）。隐喻死在两个方面，即审美效果的黯淡（修辞力的减弱），双重影像投射的消失。隐喻因高频使用而规约化，进而产生审美疲劳，褪尽其修辞张力的光环，慢慢“死”去。隐喻的作用在于两个异质的事物间建立等值联系，寻找事物间的相似性。那么，隐喻的意义在于两个不同经验领域双重影像的共现或投射。当这种投射消融在时间与记忆的长河时，双重影像慢慢隐身或湮灭。但它们却不甘心命运的安排。肉体纵然死了，灵魂却还在。言语的隐喻性隐身或消失了，但隐喻化身为一种思维方式，绽放着生命的顽强与光芒，参与到语言的生成与表达过程中。于是，它们在语言与思维中又返回了自己的栖

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

身之所——多义性。

以上文字是读完莫嘉琳博士的隐喻研究所触发的一些感想。隐喻研究是一座芬芳馥郁的百花园，眼前的这朵小花也许带来了新的芳香。是为序。

刘正光

2014年5月21日

于湖南大学新建设村

自序

本书题为“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What can dead metaphors give birth to: A story starts when metaphority has gone），讨论隐喻生死转换的话题。隐喻因为其充满新颖性（novelty）、富含隐喻性而萌生，因其隐喻性暗淡消逝而滑向死亡。隐喻具有双重性（duality），“隐喻作为一种现象，同时指涉概念映射（conceptual mapping）与语言表达（linguistic expression）（Lakoff 1993: 203）”。基于该双重性，笔者尝试性地构拟了“概念沉积说”及“多义词语义扩展说”。在认知思维层面，新鲜隐喻通过概念映射营建了临时概念；伴随隐喻映射的规约化与程式化，临时概念沉积为惯常概念，融入稳定的概念体系。在语言层面，新鲜隐喻创建了临时的语言表达；伴随新颖语言表达字面化，隐喻死亡，蜕变为多义词义项，汇入日常语言。在这个生死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隐喻性消逝后的情形，强调的是隐喻的来生——死隐喻。至此，标题中的疑问 What can dead metaphors give birth to（“死隐喻能够催生何物”）获得了解答：它一方面稳定丰富了人类赖以思维的概念体系，一方面扩展充实了人类赖以言说的语言系统。向死而生、死后方生的生命特质赋予了死隐喻极为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简介全书，从隐喻这一大领域中圈出了“死隐喻”的研究田地，锚定本研究的位置，抛出研究问题，阐明研究意义，说明研究方法及工具，简述全书布局。

第二章概览了死隐喻的既有定义，梳理了语言哲学界及认知语言学界就死隐喻展开讨论的争议性焦点话题，理清了隐喻及死隐喻的划界问

题，辨析了字面隐喻、规约隐喻、既定隐喻、词化隐喻、化石隐喻等相关术语，综述了既有研究中死隐喻内部分类情况，总结死隐喻研究中的困难及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四章为死隐喻本体研究。第三章从静态的角度主要回答死隐喻是什么，具有何种特征，如何分类；第四章剖析了隐喻死亡的内在动因，明确了隐喻死亡过程的主体，分析了死隐喻复活的语义及语用条件。

第五章尝试构拟了本研究的重点理论之一“概念沉积说”，分析了隐喻映射与临时概念萌生的内在关联，借由隐喻死亡历程揭示了概念如何稳定与定型；通过解析死隐喻的体系性阐明了概念范畴的体系性。

第六章以语言变迁为切入视角，语言被视为死隐喻栖居的静穆墓园。语言变迁的历史也正是一部隐喻死亡史。本章中，死隐喻在确立比喻义项中的作用得到了较为深入地讨论。通过分析来、是义项的历时扩张，阐明了死隐喻与多义词关系，“多义词语义扩展说”得以构拟与印证。

第七章为结语，归纳梳理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死隐喻研究的方向和趋势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概言之，这是一项以理论建构为导向（theory-oriented）、以语料分析为基础（data-based）的死隐喻研究。它从本体论、认知论、语言变迁诸视角展开理论探讨，揭秘如下研究问题，架构死隐喻理论体系：（1）什么是死隐喻，死隐喻还算不算隐喻，它具有哪些特征，我们如何对死隐喻进行分类？（2）隐喻会经历怎样的生命历程，它为什么会走向死亡？隐喻死亡后能否复活，如果能，它复活的语义、语用条件是什么？（3）死隐喻如何沉积为了内涵稳定、外延明晰的概念？（4）隐喻死后如何转化为多义词的义项进入字面语言的疆域？死隐喻如何促使语义变迁、推动语言演进？

作为研究基础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四个语料库（英国国家语料库、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语料库）及五部中、英文辞典。

通过提取、分析语料，本研究重新定义了死隐喻并建构了死隐喻理论体系。首先，鉴于隐喻这种现象同时指涉“概念映射”和“语言表达”

的双重性特征，死隐喻被定义为“隐喻性已衰竭的概念及语言”。死隐喻的“死”不意味着“死寂、不被使用、不活跃”。相反，这里的“死”恰恰意味着概念及语言由于太过频繁地使用，其隐喻性衰竭或死亡；其阐释开放性死亡，其解读固定并趋近唯一。其次，为回答“隐喻死亡之后究竟转化为何物”这一问题，本研究基于大量例证，尝试性地构建了“概念沉积说”及“多义词语义扩展说”两个理论假设。

在认知思维层面，“概念沉积说”认为：偶然、新颖的隐喻映射创生了临场概念（*ad hoc concept*）。经由无数次重复的隐喻映射，临场概念在规约化的过程中沉积为外延明确、内涵稳定的惯常概念。隐喻死亡后转化为认知心理结构中的概念，成为连接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心理实体。死隐喻是概念形成的基石、是认知和命名的重要手段，而概念体系则是死隐喻栖居的静穆墓园。

在语言层面，“多义词语义扩展说”认为：偶然的隐喻映射创生了临时隐喻义；然而伴随临时隐喻义的重复使用，隐喻映射将始源域的语义及语法特征不断投射至目标域，并使之融入目标域之中，隐喻义因此转变为多义词新增义项，进入日常语言。多义词的语义添加过程正是隐喻死亡的过程。死隐喻是词汇形成和扩充的重要途径，是语言兼具稳定性和发展性的重要动因。

死隐喻不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现象。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昭示了极为重要却被长期忽视的事实：隐喻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具有鲜活的隐喻性，更在于它们死后转化为概念和日常语言，丰富、扩展了人类赖以思维的概念体系和人类赖以言说的语言系统。隐喻死亡之日是概念出生之时，隐喻消逝的地方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新起点。而语言就是死隐喻栖居的巨大坟场，一切语言均由消亡了的隐喻构成，后者的尸骸为其提供了生发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隐喻的死亡无疑是一次向死而生、死后方生的生命超越之旅。

目 录

代序 生死相依 / I

自序 / V

第一章 引言 / 1

- 1.1 引子 / 1
- 1.2 研究问题 / 4
- 1.3 死隐喻的研究意义 / 5
- 1.4 研究语料及方法 / 7

第二章 死隐喻问题的由来 / 11

- 2.1 死隐喻定义综述 / 12
- 2.2 语言哲学视角下死隐喻研究的焦点问题 / 16
 - 2.2.1 死隐喻问题的哲学重要性 / 16
 - 2.2.2 隐喻与死隐喻的划界 / 17
- 2.3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死隐喻研究概览 / 21
 - 2.3.1 死隐喻分类综述 / 21
 - 2.3.2 隐喻性 / 30
 - 2.3.3 相关术语辨析 / 32
- 2.4 死隐喻研究中的困难及不足 / 39
 - 2.4.1 研究困难 / 39

向死而生的隐喻：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

2.4.2 现有研究的不足 / 40

第三章 死隐喻定义、基本特征及分类 / 42

- 3.1 死隐喻之定义 / 42
- 3.2 死隐喻的特征 / 43
 - 3.2.1 规约性 / 44
 - 3.2.2 失源性 / 45
 - 3.2.3 无意识处理 / 46
 - 3.2.4 字面性 / 47
 - 3.2.5 语义自足性 / 48
 - 3.2.6 语境独立性 / 50
- 3.3 失源性与死隐喻的分类 / 51
 - 3.3.1 失源隐喻 / 52
 - 3.3.2 潜源隐喻 / 54

第四章 隐喻的“死”“活” / 58

- 4.1 隐喻的生命历程 / 58
- 4.2 死隐喻非隐喻 / 62
 - 4.2.1 质的转换 / 62
 - 4.2.2 是什么死亡：隐喻性的言语还是语言的隐喻性 / 65
- 4.3 隐喻死亡的内在动因：主旨—喻词张力论 / 66
- 4.4 死隐喻辨认及理解中的个体差异 / 70
- 4.5 死隐喻的语义及语用阐释 / 75
 - 4.5.1 死隐喻复活的语义实质及条件 / 76
 - 4.5.2 死隐喻复活的语用阐释 / 81
 - 4.5.3 死隐喻复活的非对称性 / 83
 - 4.5.4 死隐喻复活语义及语用阐释的关系 / 85
- 4.6 隐喻死亡的两个层面 / 87

第五章 从临场到惯常——去隐喻化视角下的概念沉积 / 90

- 5.1 概念的分类：临场概念与惯常概念 / 90
- 5.2 单次隐喻映射与临场概念的萌生 / 92
- 5.3 去隐喻化与概念的稳定 / 94
- 5.4 概念范畴的体系性 / 98

第六章 多义词语义扩展说 / 111

- 6.1 多义词语义扩展的两个阶段 / 112
- 6.2 多义词语义扩展的两类情形 / 115
- 6.3 多义现象与死隐喻的解读 / 116
- 6.4 死隐喻与比喻义项的确立 / 119
 - 6.4.1 比喻义与修辞义 / 119
 - 6.4.2 比喻义义项的特征 / 120
 - 6.4.3 比喻义义项设定的争议 / 123
- 6.5 多义词**来**语义扩展及义项设置 / 127
 - 6.5.1 实义动词**来**的语义扩展 / 127
 - 6.5.2 多义词**来**的语法功能扩展 / 133
- 6.6 多义词**是**语义扩展及义项设置 / 140

第七章 结语 / 149

- 7.1 研究发现 / 149
- 7.2 本研究的基本贡献及创新之处 / 152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153
- 7.4 死隐喻研究拓展问题 / 154

参考文献 / 156

附录 英汉术语对照表 / 174

后记 / 179

图 目

- 图 2.1 隐喻死亡情形（一） / 22
图 2.2 隐喻死亡情形（二） / 23
图 2.3 隐喻死亡情形（三） / 23
图 2.4 隐喻死亡情形（四） / 24
图 4.1 隐喻的生命连续体 / 62
图 4.2 死隐喻复活示意图 / 87
图 4.3 死隐喻实质两分示意图 / 88
图 4.4 死隐喻理论建构示意图 / 89
图 5.1 去隐喻化与概念沉积 / 98
图 5.2 概念隐喻 ARGUMENT IS WAR 体系结构图 / 100
图 5.3 概念隐喻 MORE (spirit) IS UP 体系结构图 / 101
图 5.4 汉语中概念隐喻 MORE (情绪) IS UP 体系结构图 / 102
图 5.5 汉语中概念隐喻 MORE (经济) IS UP 体系结构图 / 103
图 5.6 死隐喻“脚（物体下部、下端）”体系结构图 / 105
图 5.7 死隐喻“头（物体的顶部、末梢或两端）”体系结构图 / 106
图 5.8 死隐喻“场（某种活动领域；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
 体系结构图 / 108
图 5.9 死隐喻“草（草拟、起草；粗糙、粗略）”体系结构图 / 110
图 6.1 语义变迁与义项设置 / 127
图 6.2 来的语义扩展（来¹至来²） / 129
图 6.3 动词来的语义扩展（来¹至来³） / 130
图 6.4 动词来的语义扩展（来¹至来⁴） / 131

- 图 6.5 动词来的语义扩展（**来¹至来⁵**） / 132
图 6.6 实义动词来的语义扩展 / 132
图 6.7 来的语义扩展：实义动词**来²**至时间方位名词**来⁶** / 135
图 6.8 来的语义扩展：时间名词**来⁶**至概数助词**来⁷** / 137
图 6.9 来的语义扩展：概数助词**来⁷**至比况助词**来⁸** / 139
图 6.10 来的语义及功能扩展网络 / 139
图 6.11 是的语义迁移（**是¹至是²**） / 141
图 6.12 是的语义迁移（**是²至是³**） / 142
图 6.13 是的语义迁移（**是²至是⁴**） / 142
图 6.14 是的语义迁移（**是¹至是⁵**） / 143
图 6.15 是的语义迁移（**是¹至是⁶**） / 144
图 6.16 是的语义迁移（**是⁶至是⁷**） / 145
图 6.17 是的语义迁移（**是⁷至是⁸**） / 146
图 6.18 是的语义迁移（**是⁷至是⁹**） / 147
图 6.19 是的语义迁移网络 / 147

第一章

引　　言

1.1 引子

隐喻（metaphor）一词源自希腊语 *metapherein*, *meta* 意味着超越, *pherein* 表示承载。整个词指涉的是将某物从甲地搬运到乙地，把甲物视为乙物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隐喻的研究大体从修辞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角度展开。

作为术语，隐喻脱胎于修辞学，“隐喻是把别的事物的字，借来做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用类比字”（亚里士多德 1962: 73）。修辞学层面上的隐喻研究，考察的是隐喻在单个语词层面上的影响。语义学层面上的隐喻研究主要侧重句子整体形成的过程，句子被视为具有完整性意义的最小载体，隐喻被放置在句子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如果说，修辞学层面上的隐喻被视为反常命名的情形，那么，语义学上的隐喻则是一种不适当的述谓关系。语用学或诠释学框架内的隐喻被当作一种话语策略来研究，“隐喻作为话语的策略而出现，该策略在保留和发展语言的创造能力的同时也保留和发展了由虚构所展现出来的启发能力”（利科，2004: 5）。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把隐喻视为跨认知域的映射。通过跨域映射，始源域的意象图式被投射至目标域，人们便能够借助一物的经验来理解他物（Lakoff & Johnson, 1980: 5）。

在某种程度上，“隐喻是什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对它的回答，学者们莫衷一是。如若再考虑到涉及隐喻工作机制的诸多解释性理论学

说^[1]，面对隐喻，研究者们无法找到唯一的答案。当然，也正是因为其无定解的开放性，对隐喻界定的尝试从来就不曾间断。自修辞角度视之，隐喻是一种修饰语言的技巧与手段，是对日常语义的偏离与歪曲（亚里士多德，1962）；从逻辑的角度观照^[2]，隐喻是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错置（category mistake）；就哲学而言^[3]，“隐喻仅仅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海德格尔，转引自利科 2004: 390），隐喻的超越与形而上学的逾越是同一种转移^[4]；谈及认知，隐喻可以被视为从一个认知域中的理想认知模型向另一个认知域的理想认知模型的经验性映射（Lakoff, 1987a: 126）。

前文仅仅是对隐喻的简要回顾，围绕隐喻的定义、成因、工作机制等展开的研究已历时悠长，众说纷纭。然而，针对“隐喻死后转化为何物，它具有何种本质、发挥何种功能”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本书试图对死隐喻进行探讨，关注并阐明如下事实：1) 隐喻会褪去隐喻性，走向死亡；2) 隐喻死后转化为概念及日常语言；3) 死隐喻塑造了人类认知自我、认

[1] 诸如亚里士多德（1962: 183）主张的“比较论”、古罗马修辞学家 Quintilianus (In Ijsseling 1976: 115) 的“替代说”、Richards (1936: 117-118) 的“张力说”、Black (1962: 33; 1993: 19-41) 的“互动论”、Lakoff 等人 (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 Turner 1989; Lakoff 1993: 203-206) 的“映射”理论、Fauconnier (1994; In Coulson 2006b: 165-178) 的“概念合成理论”等。

[2] 从范畴错置这一逻辑角度来理解隐喻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态度各异。经验主义者洛克将隐喻看作语言的滥用，是一种范畴性的错误。虽然洛克对于范畴性错误的否定评价尚待商榷，但从逻辑角度看，隐喻涉及的两个主词分属于不同范畴，将二者并置，无疑会导致范畴错置和语言变异。Ricoeur (利科) 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也注意到了“这种（范畴的）违反之所以让人感兴趣，是因为它产生意义……隐喻包含某种信息，因为它‘重新描述了现实’”(利科 2004: 23-24)。与洛克相较，Ricoeur 对范畴错置的态度更为积极与公允。在他看来，由于范畴错置，隐喻得以包含新的信息，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

[3] 这里的哲学主要指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对隐喻的态度是趋于保守的，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们看来，隐喻不具备真值，对什么是意义以及意义的真实研究无益。分析哲学家们对隐喻的热衷始于 Richards (1936)《修辞的哲学》，以及 Black (1962)《模型与隐喻》两部论著。这也与他们关注日常语言，希望通过日常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的立足点息息相关。

[4] Ricoeur 认为所有修辞学传统中隐含的本体论乃是柏拉图式和新柏拉图式的“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在那类形而上学中，灵魂被从可见的地方转移到不可见的地方；而隐喻正意味着从本义转向象征义；因此，这两种转移都是一种 *Über-tragung* (转录)。